

纪念那一段飘逸的青春

■呼延华

1994年7月6日,一份报纸,在北京的酷暑中,热辣出炉。她的诞生,那思想碰撞的文化情怀,那大江南北的文化骚动,那肆意挥洒的年少青春,在虎坊桥喷薄而出。那是上世纪90年代的《中华读书报》,那是梁刚建和一群年轻人书写的青春幻曲。我有幸成为其中一员。

一、缘起春意盎然时

时值毕业求职时节。在老师的推荐下,1994年初春的某一天,我骑着单车,沐浴着京城早晨微凉的风,从人民大学到光明日报社拜见梁刚建先生。报社尚未上班,我在传达室等候。少顷,一位中年男人进入报社,门卫大爷说,他就是梁刚建。打过招呼之后,我跟他上到五层。在那间稍显陈旧的大办公室落座之后,他回到我的专业、籍贯、读过的书籍等,几分钟就“面试”完毕。最后他说:“我正在筹建《中华读书报》,你愿意来吗?”可能是出于对报社工作与生俱来的向往,我不假思索:“愿意。”

就这么简单,我成了还在计划中的读书报的一员。尚未毕业的我,实习时也就是个打杂的,跑跑工商,办办发行广告证之类。也许报纸新闻人手不够,自4月份一直到年底,我就做着这份新报的发行。

我要是做记者的,这是我走进新闻单位的理想。但我学的是哲学,也没有修过新闻,一切从零开始。在做发行的7个月时间里,我反复阅读与书评和出版有关的书籍,深入揣摩《光明日报》重要新闻的笔法与章法,每天在从报社开往海淀的班车上,默默聆听并体会报社前辈所谈的业内趣闻,暗暗琢磨与新闻和书评有关的问题。

功夫不负有心人。1995年3月,我去采访一个学术讨论会,虽然学者们谈兴甚浓,但我意兴阑珊。突然,哲学家李泽厚在前呼后拥下来到会场:他发言中的两点令我兴奋:一是在解读《论语》,一是他提到了90年代的文化复苏。会议结束后,我向李先生要了

电话,在征求领导意见后,于第二天登门采访,写出了500字的新闻稿《李泽厚解评〈论语〉》。这篇小新闻,居然引起了某种“轰动”效应,数不清的报纸副刊或文艺版纷纷转发。这在相当程度上激励了我,立即将第二个题目《第二次“文化热”悄然升温》上报选题,并获得认可。在采访了邓正来、周国平、杨东平、刘梦溪等十几位知名学者后,写成的这篇2000字的新闻稿,发在一版,《读书》杂志随后转发。

二、深耕书界话题中

读书报是植根于出版界的报纸,这是一创刊就十分明确的定位。报社领导都建议我密切关注出版界动向,并以不同的角度去观察和思考。

新闻有时源自好奇。1995年3月,政协委员李汉秋著《新三字经》,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后发行了100万册,这条由《光明日报》刊出的两会新闻吸引了我。与此同时,广东教育版《新三字经》业已发行3000多万册,这两个差异极大的数字引起了我的好奇。经过对两个版本的内容、出版、宣传等诸多环节、几十位相关人员,从体制和观念上进行比较采访后,我写出了《在100万和3200万之间——京版〈新三字经〉发行不力的背后新闻》,经过编辑精心编改,2000多字的文章在一版刊出后,被两家出版社裁掉剪下来张贴于办公楼道里,亦在整个出版界引起了普遍关注。

这是一个老牌出版社和地方新锐出版社激烈竞争的故事。依此思路,我申请采访老牌出版社——那些如雷贯耳的名字:人民、三联、商务、中华书局等。90年代是地方出版社大放异彩、突破瓶颈业务勃兴的时期,居于北京的老牌出版社则受观念、体制、编印发分割等困扰而积重难返。最后成稿的《老牌出版社,金字招牌分量还有多重》,成为当年北京出版界的热门话题。

出版界的话题数不胜数。在1995—1999年间,经编辑建议或

受领导指导,我陆续续写的《高校出版社,在定位尴尬中走向市场》《各地出版社京城抢占滩头》《近现代学术出版风乍起》《京版沪版谁领风骚》《科普读物:告别灌输时代》《图书策划:杰出的操作还是可疑的误导》《短篇小说陷入冬眠状态》等数十篇相关文章,引起了一轮又一轮的讨论。

出版是源头,书店是活水。二者相辅相成,方可构建繁荣的出版生态。除了关注出版外,对图书市场的关注,成为我获取业界选题的另一角度。《北大形成书店群落》《王府井书店一条街:神话还是现实》《京城书业向西郊倾斜》《各地兴起图书城热》《新华书店店名注册迫在眉睫》等新十篇文章,一时成为图书发行界津津乐道的焦点新闻。

这些关于出版和发行的稿件,与报社其他同仁的文章一起,对于出版体制改革呼唤,对于从业观念转变的期盼,成为业界的主流声音。读书报一跃成为出版界争相阅读的重要媒体,成为全国出版人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

三、学术争论风乍起

读书报显然并不纯粹走在梳理出版的道路上,其在90年代的影响力,相当程度上源自对学术文化的关注。从1995年陈晓梅撰写《三联生活周刊》:在感觉错位中诞生》开始,这份报纸一直都与学术争鸣和文化争论息息相关。1995年,学者邓正来创办《中国书评》大型学术刊物,以“本土化”“规范化”等学术话题,引致学界巨大争论,文史哲、法学、经济学、教育学、社会学等各学科的许多领军人物牵涉其中。1995年,我在一版刊出学术评述性文章《重学术还是重思想:南北学人掀起笔战》,对学术认识和学术报道的不成熟,对学术问题把握的无力感和不严谨,在这篇文章中纤毫毕现,受到学界的质疑。

及至1997年,我在一版再次

怀念也斯

■于坚

去年秋天在香港大学,我应邀演讲。也斯先生也来,戴着鸭舌帽,围着一块灰色围巾。他的到来令我感激而不安,他要坐地铁,从这趟转到那趟。我听说他患了癌症。我讲完,他用一种商量的口气说了些鼓励的话,临了又把一本诗集送给我。我觉得他递书给我的时候,并不很自信,害羞似的。

也斯是我认识的很少的几位可以称为长者的人。20多年前,我第一次出国,在荷兰的莱顿参加一个会议,也斯也是与会者之一。我们住在一家老旧的私人小旅馆里,用早餐时我第一次见到他,坐在玻璃窗前,光线令他朝着我的这一面有点暗淡,温暖而又有点孤傲。我们交谈了几句。我觉得这位长者与往昔我认识的那些长者很不同,有一种陌

生的东西在他身上。一介书生,这个词在我心里晃了一下,我只在古书里看过。青年时代,我其实是个没有老师的人。老师们都不敢教了,说谎,那就是长者。我习惯吼叫的长者,教训的长者,也知道他们随时可能告密,我年轻时很害怕长辈。因为一整个时代都普遍地做大不尊,我也习惯唯我独尊,什么都不放在眼里。也斯坐在那里慢条斯理地享用着羊角面包,令我很有压力。我第一次出国,慌慌张张,害怕,不知所措,强作镇静。我想,也许给他无礼的印象。我一直接受的是这样的教育:“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告别时,他送给我一本诗集。这是一个优雅而从容的人,虽然教育如此,但我还是知道什么是优雅。少年时期,我家隔

壁邻居是一位戴金丝眼镜的右派,他的小书房总是开着窗子,我看见他老坐在桌子前,用一台英文打字机打字。1967年抄家的时候,我看见那副眼镜跌碎了。也斯令我想到他。

我翻开他的诗集,繁体字。他是我认识的第一位用繁体字写诗的诗人。我一直以为繁体字只是写古诗才用的。那个秋天我第一次出国,飞机被暴风雨和闪电阻隔在天,我的班机被迫在巴黎降落,住了一晚,次日才到达荷兰。那个秋天有许多闪电掠过我的生命,也斯是一道,他用繁体字写白话诗。一道闪电。我没怎么看他送我的诗集。我对香港有偏见,我怀疑那地方能写出什么诗来,我记得那本诗集写见面食物:

“怎样去认识一条河?
从厚厚的历史书、从明信片
还是从炉上锅里的香味?”

发表学术文章《美学转型,转向何处》,就鲜见质疑了,这篇文章经《新华文摘》转载后,在哲学、美学、文学等领域引起诸多争论。

无论质疑还是肯定,对于读书报来说,没有学术和文化的话题支撑,这份报纸的分量和影响力,就难以彰显。后来我写出《褒贬贬学术经纪人》《“集体作坊”编书“近亲繁殖”治学》《以“后”为尚,食洋不化——关于新名词、新概念的一组说法》等十多篇学术话题文章,在学术界引发不少转载和争议。

因为关注学术,我与赵汀阳、朱苏力、吴国盛、刘华杰、王伟、周国平、刘兵、何怀宏、邓正来等许多学者有了交往,有些成了很好的朋友,后来他们有些成为我从事出版工作的良师益友,现在想来,十分感念。尤为值得纪念的是,在我主持读书报书评版期间,王小波先生每期写来一篇文章,对报纸的影响力提升很大。还记得他评论张抗抗的新书《赤彤丹朱》,以《不喜欢就是不喜欢》为标题,收到许多读者的反馈。这篇文章刊出的第二天傍晚,我去给他送报纸,我们在北京理工大学附近的一所小饭店喝了很多啤酒。没过几个月,一代才子王小波溘然长逝,留下了一卷卷文学经典,供后人膜拜。

我在读书报工作的6年时间里,梁刚建、李春林、何才庆、陈晓梅、王小琪、祝晓风、赵武平等人,都对我有许多的鼓励和帮助,这些关心化作我青春年华中一个个美妙的音符,萦绕在我此后从事出版工作近15年的历程中,沉淀为某种永恒的纪念,在我生命深处,绽放着美丽的色彩。



鱼鲜里有深海寒冷的智慧……他的诗里有一种上世纪30年代延续下来的口气。闻一多或者穆旦的?这口气在大海那边没有中断。大陆上已经没有一首诗写这玩意,吃有那么重要吗?他们都写广场,用宏声韵。我算是少数意识到生活世界的诗人,我写了《尚义街6号》,但我还没有写到食物。20年后再次见到他,老了,矮了许多,脸上布满老人斑。当年他轮廓分明,眼神清澈,站在莱顿秋天的老树下,围巾飘起一角。

再次送我诗集。这次我看了,很感动,很喜欢。他写得那么好,比他同辈的许多诗人都好,他的好不仅仅局限于香港。我内疚没有读它,隔得那么远,两次有缘见面食物。我们本该一见如故。

这种好:
七月里高罗驾着摩托车
从巴黎出发南下

一种特殊的人生经历,成就了一位天赋异禀的音乐家,并塑造了一个具有特殊意味的巴赫。“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仅此这个巴赫版本而言,几乎是不可复制的。格里莫不仅提供了一个具有重要价值的演奏,而是在不断寻找更为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方式,那种独特的火花、热情与风格。巴赫曾在评价《恰空舞曲》时说:“巴赫,用一个简单的主题,呼唤出了一个世界。”而这个世界,在格里莫的演绎中,时而层峦叠嶂、繁华如锦,时而轻盈似水,跃动如金,闪现着心灵舞动的光点和如梦似幻的云彩,就像我们无限渴望接近的世界,就像这静美无垠的浪漫的春天。

更上层楼的香港书店

■黄发有

说到香港的图书销售业,“二楼书店”是其特色。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不少内地的读书人从香港的二楼书店中淘到一些稀见的旧书刊,纷纷撰文介绍,吸引了更多的书虫登门寻宝。从昏暗的楼梯拾级而上,或者搭乘狭小的老式电梯,进入逼仄的书店后,在密密麻麻的书堆里翻检,一旦发现梦寐以求的旧书,那种喜悦真如阿里巴巴打开了宝藏之门。二楼书店,被笼罩在文字的光晕里,有一点神秘,甚至有一点点神奇,成了香港文化的一道独特风景。不幸的是,2008年2月4日,青文书屋的老板罗志华独自在大角咀一个货仓整理书籍时,被意外坠下的二十多箱书籍压死。书籍成为生命不能承受之重,这一事件是对二楼书店乃至香港文化的黑色讽刺。不少读书人之所以缅怀罗志华,是因为他不仅卖书,还出版了大量香港本土文学作品。青文书屋出版的文库图书经常在香港中文文学双年奖评选中折桂,像钟国强的《生长的房子》、洛枫的《飞天棺材》、心猿的《狂城乱马》、王良和的《鱼腹》、谢晓虹的《好黑》、陈汗的《滴水观音》、黄碧云的《我们如此很好》等都获得大奖,还有更多的图书获得提名奖。《诗潮》诗集、《青文评论》和《文化视野系列》也在文化界获得赞誉。罗志华一个人兼营卖书和出版,从进货、搬书、收钱、记账到联系作者、编印、发行,都是亲历亲为。残酷的是,青文书屋出版的图书大多是赔本生意,同业中人为此给罗志华贴上不善经营的标签。陈子善教授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提到,2001年年底他为一个邱姓朋友在青文书店订购了一套台湾皇冠出版社出版了十四卷本的《张爱玲典藏全集》,为了避免邮寄受损,罗志华主动提出由他去上海时顺道携带,一直到2002年6月,这套书才送到客户手中。更为关键的是,除了购书款,没有收取任何额外费用。在香港熙来攘往的商业社会中,这种温情的经营方式令人感动,却注定要在市场法则中处于必败之地。

在香港现存的两层书店中,西洋菜街的田园、乐天都是专营人文社科新书的老店,台版书是其特色,选书较有品位,折扣也比较合理,光顾这两家书店的多为熟客。2006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三位毕业生开办的序言书室,躲在西洋菜南街七楼,要先爬楼梯后再换乘电梯,店内主营哲学、社会学和艺术学方面的图书,还内设茶座,走的是追求文化含量的小众路线。从趋势来看,漫画书、青春读物、二手教科书和走低价格线的简体版图书逐渐成为二楼书店的主流品种。为了应对不断上涨的店租,二楼书店的对策是更上层楼和反复搬迁。西洋菜南街有一家主营电脑图书和简体版图书的尚书房,在楼道墙壁上贴着的指路牌上就写着“更上一层楼”的字样。而另一家“御书房”的指路牌上则写着一行醒目的红色字体——“85折上8楼”。乐文书店的折扣策略是台版书7-8折港版书8折,这

也是多数主营新书的书店的选择,御书房的85折对读者并没有什么吸引力。说实话,要一级一级地爬上8楼,确实会让不少读者望而却步。

在香港旧书店中,神州旧书店和新亚书店堪称招牌。有趣的是,神州旧书店经过几次搬迁,越搬越偏,越搬越高,先从士丹利街搬到邻近的摆花街,后来又搬到柴湾利众街40号富诚工业大厦A座23楼,楼下是汽车修理厂的车间,轰鸣声不绝于耳,周围都是五花八门的厂房,运货的车流如水。说实话,如果不是香港珠海学院的苏春晖兄做我的向导,要找到新店面的位置,至少还得再费一些周折。店内陈列了不少老上海的月份牌和“文革”期间的海报,购买者多为欧美人士。在堆放得密密麻麻的旧书中,要找到自己喜爱的,真有沙里淘金的感觉。从其摆上书架的图书来看,有价值的民国版图书越来越多,而且这类图书往往不是原版,而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翻印的版本。在此淘得三种《大众文艺丛刊》,1948年版的《五四谈文艺》和唐君毅的《说中华民族之花果飘香》,也算是不虚此行。神州旧书店已经在孔子旧书网设有摊位,在网上找书要快捷得多,而且不用承受灰尘之苦。值得一提的是,唐君毅的《说中华民族之花果飘香》是1976年台湾三民书局版的香港盗印本,《大众文艺丛刊》中也有一种是神州旧书店的自印本。在西洋菜南街有一家学津书店,架上的民国版图书和上世纪50到70年代的台版书,有不少都是香港印刷厂的盗印本,由此也可看出从50到70年代香港书业的生态环境。新亚书店创立于1968年,其最早的店面设于一楼,经过不断的上楼过程,如今设店于西洋菜南街一座写字楼的16楼,紧邻的都是算命馆、美容店一类的店面。新亚书店门口悬挂着沈从文的印章条幅,店主苏廉哲与沈从文的结识也是以书为媒介,沈从文在“文革”后几经辗转,委托苏廉哲代为寻找自己在民国时期出版的旧书,大多为大陆版图书,有版本价值的旧书难得一见。现在新亚书店每年都会举办旧书字画拍卖会,不太常见的图书都被摆上了拍卖桌。2013年5月26日,新亚书店在弥敦道628号琼华中心七楼的新派西餐餐厅举行拍卖会。就现场感受而言,我觉得拍卖会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生意场和秀场,拍家大多看重拍品的升值空间,而不是图书本身的思想与艺术价值。有一些拍品是买家从新亚书店购得后,原封不动地收藏多年后待价而沽。也就是说,有一些人买书并不是想看,只是觉得假以时日,能够从中获利。新亚书店的拍品中有过张爱玲的书信和罗曼·罗兰的手稿,普通的读书人无缘一睹真颜,这些物品都注定是富人的囊中之物。

实体书店的困顿是全球性的趋势,在寸土寸金的香港表现得尤为突出。但是,只要还有愿意读书的人,书店就会顽强地存在下去。可以预见的是,这些书店必然会搬到更为偏远的地方,不断地更上层楼。

《黄河文学》

2014年第4期要目(总第172期)

一频道	专栏
道德的根本 / 周国平	日记选钞(三) / 石舒清
走河北 / 高洪波	
泸沽湖寻梦 / 王充国	小说
河北三记 / 乔叶	河童 / 刘荣书
	脸谱·家长会 / 余妍
中国当代知名散文家新作展	小燕子 / 杜小米
初雪·冬日阳光 / 周涛	鱼香肉丝·翼状筋肉 / 孙海翔
香从鼻中来(外一篇) / 葛水平	
与鱼有关或无关 / 王族	散文
桂蕊是闪电的香气 / 蒋蓝	小物三题 / 干亚群
冰火之约 / 周闻道	回故乡 / 冯积岐
止境 / 姜松	给长不大的孩子 / 彦妮
重新打量散文 重新打量我们 / 杨永康	枪枪 / 陈再见
	黄河论坛
读典笔记	从女神、女王到女佣 / 张景超
热爱生命从认识生命开始(十) / 智然	被“咬过”的人更纯粹 / 陈莉莉
	为什么是“本土话语”审视 / 牛学智

投稿邮箱: hhwxs@163.com(小说) hhwsw@163.com(散文) hhwsg@163.com(诗歌、评论) 电话: 0951-6888593 6888599 发行联系: 苏先生 电话: 5129909 博客: http://blog.sina.com.cn/huanghewenxue 地址: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泰康街8号银川市文化艺术中心东楼 邮编: 750011

春天的巴赫

■周卫彬

自从迷上古典音乐以来,听得最多的还是巴赫。也许没有人,能够将我们复杂而深刻的感情,表现得如此淋漓尽致,唯有巴赫,创造出一种精神上迷人的乌托邦,就像女钢琴家埃莱娜·格里莫所言,“巴赫,用最真实的情感,俘获了空间,让它成为一条无限的曲线,他掌握着时间,使未来的一切成为可能,他选择一段舞蹈,使之成为神圣的庆典。”

在这春日融融的下午,躺在沙发上聆听格里莫演奏的巴赫《恰空舞曲》,忽然被一种温暖之流击中,那种温暖像河水一样,逐渐在你的耳边形成小小的漩涡,它似乎纯粹而微妙地唤起这个春天隐秘的脉动,一片氤氲之后,你从梦境中醒来,窗外是一览无余的浓春。有时候,音乐就像倒影于水中的脚步,我们彼此的步伐在摇曳的波影里,似乎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假如你走近些,会看到湖底的水藻,一簇

簇不断地壮大,生长,一如我在格里莫的演奏中,看到了那种生命的起伏呼吸,它像一双温柔的手,轻轻地将你带到充满巴赫风情的异境他乡。

在她的演奏中,巴赫的浪漫、伤感、天真、圆融,像一个流光溢彩的背景,凸显而出的是生命的质感,那种人生中的风雨与星光,相伴而行,如今有些欣慰,又有点小小的惆怅。所有的倾诉在节奏的变换和旋律的回荡中,直至言辞难以抵达之处,那是一种存于内心深处、演奏者与聆听者自在交谈的声音。想来这种聆听,无疑是十分私人的事情,就像你一下子被格里莫的琴声所吸引,在只属于自己的春日午后,独自体验着生命的宁静和辽阔。格里莫指间的巴赫将原来的烦躁洗得干干净净,一派山色空,如果巴赫再世,不知道他是喜欢古尔德多一点,还是钟意这位貌美如春的女钢琴家?

我不是一个猎奇者,只是偏好同一支乐曲因为不同的改编、指挥、演奏,而带来的不同体验。一样的曲调,不一样的听觉,难道是我们耳朵

的结构发生了改变?我从格里莫那里听到的,完全不同于古尔德(虽然有时候,你会感到古尔德仿佛巴赫的化身,所谓最佳译者),你的听觉被她的纤指牵引,被记忆里的诗句所网获(艾略特或者庞德),你很快坠入美丽的深渊,犹如坠入爱河,那种奔放的抒情就像汨汨的流水,注入月光下的池塘。有种经历了漫长的压抑之后,一吐为快之感,那冰冷的琴声循环漫步,周而复始,孤寂、绚丽、安详而宁静。你会感觉她从巴赫身边的绿荫下出发,却在路上经历了旷野、沙漠与河流。那自在的弹奏与完美之风里面有郁结和愁闷,也有着明媚与轻灵,以及仿佛置身于别处的回忆与思考。

我很喜欢格里莫以一种浪漫主义的方式来演绎巴赫的恰空,毫不顾及他人对巴赫习惯的聆听方式,所谓内涵、深度,在复杂多义中揭示的美感。这样一位天才的钢琴家,拥有让天使嫉妒的容颜以及让缪斯青睐的才华,而她在演奏中依赖或许只是一种直觉,就像在星光下走夜路的人,哪里是田野与山坡,哪里是